



名山勝既本記

南直隸七



ル 5
1160
11



吳郡詩石記

唐白居易

貞元初韋應物為蘇州牧房孺復為杭州牧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於吳中或目韋房為詩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游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今自中書舍人間領二州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既醉於彼又吟於此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則蘇杭之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
由諸山君購以贈
資一人



吳郡詩不言
風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願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最爲警策。今刻此篇于石。傳貽將來。因以予旬宴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不類。各詠一時之志。偶書石背。且償其初心焉。寶曆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易題。

九日郡樓宴集詩。前年九日餘杭郡。呼賓命宴虛白堂。去年九日到東洛。今年九日來吳鄉。兩邊蓬

鬢一時白。三處菊花同色黃。一日日知添老病。一年年覺惜重陽。江南九月未搖落。柳青蒲綠稻穞香。姑蘇臺榭倚蒼靄。太湖山水含清光。可憐假日好天色。公門吏靜風景涼。榜舟鞭馬聚賓客。掃樓拂席排壺觴。胡琴清圓指撥刺。吳娃美麗眉眼長。笙歌一曲思凝絕。金鈿再拜光低昂。日脚欲落備燈燭。風頭漸高加酒漿。觥盞艷翻菡萏葉。舞鬟擺落茱萸房。半酣憑檻起四顧。七堰八門六十坊。遠近高低寺間出。東西南北橋相望。水道脉分棹鱗

吳郡志
次里間碁布城冊方。人烟樹色無隙鑿。十里一片
青茫茫。自分有何才與政。高廳大館居中央。銅魚
命乃澤國節。刺史是占吳郡王。郊無戎馬郡無事。
門有棨戟腰有章。盛時儻來合慚愧。壯歲忽去還
感傷。從事醒歸應不可。使君醉倒亦何妨。請君停
盃聽我語。此語真實非虛狂。五旬已過不爲天。七
十爲期蓋是常。須知菊酒登高會。從此多無二十
場。

遊吳郡諸山志

郡人楊循吉

靈崖山

靈崖山卽古硯石山。吳縣圖經云在縣西二十里。亦
名石鼓山。越絕書云吳人於硯石山館娃宮。又云硯
石山去姑蘇山十里。闔閭養越美人於此。上有兩湖。
吳越春秋云闔廬城西有山號硯石。高三百六十丈。
去人烟三里。去吳縣西三十里。上有吳館娃宮。董覽
吳地記云吳王離宮在石鼓山。越獻西施於此。有琴

吳郡詩山志
臺在其上續圖經云硯石山西有石鼓故以爲名山
頂有三池一曰月池一曰硯池一曰玩華池雖旱不
竭蓋吳時所鑿也山上舊有響屨廊其下有石室今
存俗傳吳王囚范蠡之地又有嘯村其山出石可以
爲硯蓋硯石之名由此也吳郡志云登山見太湖諸
山在銀濤中亦宇內絕景今按此山多石少土無樹
藝特資礬鑿之用高峻望遠之山也古蹟有館娃宮
董云古館娃宮有石城吳王井一圓一八角今存琴
臺在山上硯池在絕頂其水旱歲不竭石鼓大三十

圍西施洞一石室采香逕在山前十里西施故蹟靈
崖寺梁建在山上宋韓蘄王墳葬此山西麓

穹窿山

穹窿山續圖經云在縣西六十里越絕書云穹窿山
者古赤松子嘗於此山採赤石脂處也神仙傳云赤
松子秦穆公魚吏也食桂實石脂絕粒後上吳山升
仙去吳郡志云穹窿山吳中山最高深處赤松子取
赤石脂於此吳地記云穹窿山東西兩嶺相趨名曰
銅嶺盧志云此山特高峻郡之鎮也姑蘇志云穹窿

山比陽山尤高其頂方廣可百畝也古蹟有朱買臣
讀書臺一盤石平坦猶存法雨泉下注石堰灌田數
頃紫藤塢幽深多藤花可掇穹窿寺梁建朱買臣故
宅白馬寺梁建海雲菴姚少師隱處宋盧革墓太子
賓客趙希憚墓太師

支硎山

支硎山吳地記云在縣西十五里晉支遁道林嘗隱
此山後得道乘白馬升雲而去山中有寺號曰報恩
梁武帝置續圖經云報恩山一名支硎山在縣西二

十五里晉有報恩寺故以有云所謂南峯中峯皆其
山別峯也今名楞伽山天峯中峯二院建其傍蘇州
志云平石爲硎山有平石故因支遁以支硎爲號焉
玉篇吳有臨硎山卽此是也其石室寒泉乃道林盤
桓之處自昔著稱姑蘇志云支硎山其南有石門尤
奇特今按此山去城不遠且清僻可賞至於茶梅烟
雪景物擅奇名勝共遊之山也古蹟有支公石室在
山麓觀音禪寺中峯院南峯院寒泉石澗長流雨後
轟雷噴雪馬跡石支公好蓄駿馬今有馬足跡四存

吳郡詩山志
及石上有馬溺黃色一帶石門兩石突起如門下臨
絕壑金盤塢浮邃茶塢多種茶斜堰嶺最高遠人行
不絕

天平山

天平山續圖經云在縣西二十里巍然特高羣峯拱
揖之鎮山也山腹有亭亭側清泉冷冷不竭所謂白
雲泉也自白樂天題以絕句名遂顯於世有卓筆峯
巾子峯五丈峯石龜照湖鑑毛魚池大小石屋蓋因
好事者得名吳郡志云此山在吳中最爲崱嶷高聳

端正特立山皆奇石山半白雲泉亦爲吳中第一水
盧志云山頂正平有望湖臺下有白雲寺宋叅政范
魏公奏請賜名及公之先隴在焉姑蘇志云在支硎
南五里最多奇石今按此山峯巒峭拔石皆林立亦
無樹藝由以賢達名也古蹟有遠公菴一名望湖臺
正值寺後頭陀崖龍門大小石屋卓筆峯高數丈飛
來峯五丈峯萬笏林在寺後白雲寺唐置今爲范氏
功德院忠烈廟在寺內右偏宋南渡慶州隔絕置於
此義庄義學俱附山下范公祖墓在山右三代俱贈

太師追封公石山土穴今稱三太師墓龍圖范師道墓在寺西趙抃誌范成大墓在山南更名仰天山舊有覺崖寺奉墓祀亦廢羊腸迂曲而長有人行

華山

華山吳地記云在縣西三十里老子枕中記云吳西界有華山可以度難其山蒼鬱幽邃晉太康二年生千葉石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長林森天荒楚翳日續圖經云華山於羣山獨秀望之如屏或登其巔有石蓮花狀以此得名或云晉太康中曾生千葉蓮

花也姑蘇志云華山去陽山東南五里山半有大壑曰天池今按此山多石少土無樹藝特以崖谷幽僻爲勝昔之名人南朝張裕嘗以此爲隱居後宋張漢卿亦宅其中仙逸著名之山也古蹟有天池長數十丈其泉玉色橫浸山腹石壁此山峯巒羅列丹碧如畫佛國山張漢卿題釣灘漢卿題涅槃嶺賀九嶺雞窠嶺並高華山寺在蓮花峯下晉支道林建

林屋洞

按吳地記云包山中有洞庭深遠世莫能測吳王闔

吳郡言山志
盧使靈威丈人入洞穴十七日不能盡因得禹書郡
國志云洞庭山有宮五門東通林屋西達蛾眉南接
羅浮北連岱岳東有石樓樓下兩石扣之清越所謂
神釭者也有青童乘獨鸕飛輪之車至此尚傳其跡
上有天帝壇在焉玄中記云吳國西有具區澤澤中
包山有洞庭室入地下潛行通瑯琊東武山穴中之
石多有道人馬跡又云林屋山名包山在太湖中下
有洞潛通五岳號天台別宮昔禹治水過會稽夢人
衣玄纁告治水法在此址鈿函中并不死方禹得藏

於包山石室吳人得之不能曉問孔子云王居殿赤
雀銜書集庭此何文字曰此禹石函文也真誥云天
后者林屋洞之真君住在太湖包山下又云包山下
有石室銀戶方圓百里中有白芝隱泉其水紫色婁
地記云太湖東小山名洞庭純石巉崖木惟松栢山
有三穴東頭北面一穴不容人西頭南面一穴亦然
並有清泉流出西北一穴偃僂纔得入穴外石盤礴
形勢驚人穴裏一如開堂屋上高丈餘恒津潤四壁
石色青白南壁開處側肩得入潛行二道北通瑯琊

東武縣西通長沙巴陵湖吳孫權使人行三十餘里而返云上聞波浪聲有大蝙蝠如鳥拂殺火穴中高處照不見顛穴有鍾乳冰寒不可入春夏可入風土記云包山洞穴潛行地中無所不通謂之洞庭地脉道書云林屋洞是十大洞天之第九洞一名左神幽虛之天洞有三門同會一穴洞中之石綠色如刻有洞庭玉柱靈跡異狀不可殫記向東百步有石鼓石鐘擊之聲清遠又十步有石半掩謂之隔凡至此側身可入人不敢往洞側有神景宮及毛公壇漢劉根

於此學道

弘治己酉秋九月... 諸山客曰虎丘之勝果是不具... 且始予游焉亭午至山下... 求之從石隙上東山... 下火石穴有石... 吳郡志

登三聖臺僧前導西南行至一菴甚幽寂蓋宋和靖
書院故址也悵惋久之南行沿小溪復上千人石度
石梁酌陸羽泉近庸僧屋其半頗減清潔出觀劔池
左右刻虎丘劔池四大字是顏魯公書上兩崖壁立
數仞勢欲崩裂其陰多昔人題名衆恐不能久讀遂
登可月亭北有蔡君謨篆生公講臺字分鐫四砥而
亡其一衆皆從故道下去時已逼暝予欲止宿客不
可乃返乙亥仍泊虎丘午食出射瀆大風西北來舟
遲遲行綵屢續西望天平峯粵秦餘杭諸山如龍遊

馬逸應接不暇過許墅入竹青塘而西日光返射影
在山半霞綵絢爛丹青雜施工不能繪至通安橋已
昏黑丙子出朱墅北泛彭山崦午由崦而北約五里
至陳湖橋南出遊湖從曲港登新豐南山共坐苔石
有牧羊者予問瀕湖諸山始知高出鄧尉者曰銅坑
山亞銅坑曰安山牛城嘴居遊湖北與安山對峙如
兩峽然而其西接太湖極北青霞一抹視洞庭兩山
猶遠者無錫之九龍山也下山歡飲丁丑由謝莊而
行復徑遊湖南過陸家港里許入西崦水益緩山益

近崗嶺稠疊橫迴峭拔呈技獻巧殆不可狀而浮圖
七級聳龜山巔影落水中予笑曰此王摩詰得意筆
也洎泰定橋登虎山一里至光福寺主僧出速入方
丈山峙其前者名鉢孟其左鄧尉山也壁有元人聯
句詩多剝落皆不著氏名其字畫類黃豫章有墨沼
從窻隙窺之僧云傳爲顧野王研池殆或然也過齋
堂讀唐進士顧在鎔詩刻遂上龜山坐浮圖下浮圖
有巢鶴二見人戛戛作聲衆方欲呼酒僧謂七寶泉
在鄧尉東麓不三里而近共出登舟經東崦已半淤

塞蘆葦蒲稗生其中視西崦少劣至則舍舟遵三徑
行夾道多古梅長松入僧菴有雙柿丹實纍纍可愛
上山行修竹間有亭憇焉其後卽七寶泉泉生石間
環甃以石形如滿月深尺許掬飲甚甘僧接竹引之
然不知發自何時且弔陸子之不能遭與茲泉之不
遭也戊寅至姚家河陸行數里遊奉慈菴中故有養
閒樓元季里儒徐良夫好客四方賢士多集樓上今
亡獨其扁存堂背山茶枇杷臘梅列植左右三里至
玄墓山從松篠間偃僂而上山多楊梅樹湖水明滅

身君言山言
樹間衆冉冉如空中行入西塔院宿焉巳卯白西而
南路多古梅蒼蘚被之如鱗出大道東北十步有長
松五株鷹巢其一度石梁上萬佛閣南望太湖法華
山橫亘其中漁舟數十出沒如鳧雁然而洞庭諸山
隱隱列烟霧間折而東有僧揖入小閣閣視萬佛十
才一二然所據地高出木杪山四面環之如玦景特
竒僧飯客閣上仍出松花餅客作詩有不見太湖真
面目眼前終恨法華山之句子不以爲然乃作詩爲
法華訟冤西行可百步至僧房其扁曰天開圖畫見

湖最多兼見小橫山一抹又西經僧房六以日暮不
及遊還塔院宿庚辰下山西行謁宋金紫光祿大夫
黃公墓旁有香火院斷碑五六橫草莽間蓋玄墓至
是四里至銅坑山山一名銅井僧云高三百丈予與
客取捷上由別道山多亂石且峻拔行者多顛踣每
一人踣衆皆大笑至僧菴觀所謂銅井已無水深可
丈餘上大石若將壓者予令童子入井大呼聲不得
出如在甕中山多竒石可望見二百里羣山在其下
小山浮湖中如杯人人大快以爲平生竒觀適山人

送酒至遂剖橋作杯飲皆盡量午食循道至山半勢亦陡峻皆掖以童子回視莫不心掉更慶以爲無虞去銅坑東北三里謁宋章都官墓抵包家河登舟辛巳至蜀山訪王清獻公玄孫晉索其舊藏出清獻畫像及詩閣之門內有塑像置壁脚亦云是清獻公墻角塑像爲尼相者清獻母張夫人也晉言清獻父積翁死海上張氏年甫三十七抱清獻公入覲時清獻生才三歲元主恐張氏二志命殿前祝髮爲比丘尼號無爲大師住吳中妙湛禪寺出門讀草間碑凡三

其一無爲大師塔銘鄧文原撰壬午復經彭山菴入九里艤舟又二里至秦餘杭山夾道松如步障上山數百步息足僧舍復上至大石下有泉二泓其一爲雲泉石錯互若頰頰斷齶從後視之又若狻猊叩首尻下其前磐石如卧鼓可坐二三十人入雲泉菴躋石級有古梅生石間東折石一股西跨類猛士跂足立人行其下又折而西鑿石爲階旁設以闌杙梘不可憑又上得大石崖上俯下嵌中像開山僧衆小憇日暮下山與諸客別

吳郡諸山記
 卷之八
 虎丘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
 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遊人
 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每至是日傾城闔戶
 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粧麗服重茵
 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
 板丘積樽罍雲瀉遠而望之如鴈落平沙霞鋪江上

吳郡諸山記

公安袁宏道

虎丘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
 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遊人
 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每至是日傾城闔戶
 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粧麗服重茵
 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
 板丘積樽罍雲瀉遠而望之如鴈落平沙霞鋪江上

吳郡諸山記

身君言上言
雷輓電霍無得而狀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
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鬪雅俗既陳妍媸
自別未幾而搖首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
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纔三
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
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
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
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爲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
矣劒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

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
坐耳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面北爲平遠堂舊址
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余與江進之
謀所以復之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于其中而病
尋作余旣乞歸恐進之興亦闕矣山川興廢信有時
哉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
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余因謂進
之曰甚矣烏紗之橫皂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
曲此石上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虎丘之

月不知尚識余言否耶

上方

去胥門十里而得石湖上方踞湖上其觀大於虎丘豈非以太湖故耶至於峰巒攢簇層波叠翠則虎丘亦自佳徙倚孤亭令人轉憶千頃雲耳大約上方比諸山為高而虎丘獨卑高者四顧皆伏無復波瀾卑者遠翠稠叠為屏為障千山萬壑與平原曠野相發揮所以入目尤易夫兩山去城皆近而遊人趨舍若此豈非標孤者難信入俗者易諧哉余嘗謂上方山

勝虎丘以他山勝虎丘如冶女艷粧掩映簾箔上方如披褐道士丰神特秀兩者孰優劣哉亦各從所好也矣乙未秋杪曾與小修江進之登峰看月藏鈎肆謔令小青奴罰盞至夜半霜露沾衣酒力不能勝始歸歸而東方白矣

天池

從賀九嶺而進別是一洞天峭壁削成車不得方軌飛樓跨之輿騎從樓下度踰嶺而西平疇廣野與青巒紫邏相映發時方春仲晚梅未盡謝花片沾衣香

霧霏霏、瀰漫十餘里、一望皓白、若殘雪在枝、奇石艷
卉間、一點綴青、篁翠栢參差而出、種種奪目、無暇記
憶、歸來思之、十不得一、獨夢境恍惚、餘芬猶在枕席
間、耳土人以茶爲業、隙地皆種茶室、廬不甚大、行旅
亦少、雞犬隱隱、若在雲中、因誦蘇子瞻空山無人水
流花開之偈、宛然如畫、四顧參曹、無一人可語者、余
因下輿、令兩小奚掖而行、問若佳否、皆云疲甚、那得
佳、行數里、始至山足、道旁青松若老龍鱗、長林參天、
蒼巖蔽日、幽異不可名狀、纔至山腰、屏山獻青、畫巒

滴翠、兩年塵土面目爲之洗盡、低迴片晷、宛爾秦餘
馬首、紅塵恍若隔世事矣、天池在山半、方可數十餘
丈、其泉玉色橫浸山腹、山巔有石如蓮花、瓣翠蕊搖
空、鮮芳可愛、余時以勘地而往、無暇得造峰頂、至今
爲恨、寂照菴在池旁、內有石室三間、柱瓦皆石刻、鏤
甚精、室後石殿一、殿甚宏敞、內外柱皆石圍、三尺許
禪堂僧舍周繞其側、亦勝地也、時寺僧方有構菴內
行脚掛搭者、多餘意、欲諷其去、因大書簡板曰、種阿
僧、祇善根、親非親、怨非怨、陽焰空華、諸法皆如幻、遍

閣浮提佛土去自去來自來閑雲野鶴何天不可飛
自是諸僧稍稍散矣

靈巖

靈巖一名硯石越絕書云吳人于硯石山作館娃宮
卽其處也山腰有吳王井二一圓井日池也一八角
井月池也周遭石光如鏡細膩無駁蝕有泉常清瑩
晶可愛所謂銀床素綆已不知化爲何物其間挈軍
持瓶鉢而至者僅僅一二山僧出沒于衰草寒烟之
中而已矣悲哉有池曰硯池旱歲不竭或曰卽翫華

池也登琴臺見太湖諸山如百千螺髻出沒銀濤中
亦區內絕景山上舊有響屨廊盈谷皆松而廊下松
最盛每衝颺至聲若飛濤余笑謂僧曰此美人環珮
釵鈿聲若受具戒乎宜避去僧瞪目不知所謂石上
有西施履跡余命小奚以袖拂之奚皆徘徊色動碧
纒細鈎宛然石髮中雖復鍊石作肝能不魂銷心死
色之于人甚矣哉山仄有西施洞洞中石貌甚粗醜
不免唐突或云石室吳王所以囚范蠡也僧爲余言
其下窪處爲東西畫船湖吳王與西施泛舟之所採

此五人與
有石可坐
秀林批

香逕在山前十里望之若在山足其直如箭吳宮美人種香處也山下有石可爲硯其色深紫佳者殆不減歛溪米氏硯史云夔村石理粗發墨不糝卽此石也山之得名蓋以此然在今蒐伐殆盡石亦無復佳者矣嗟乎山河綿邈粉黛若新椒華沉彩竟虛待月之簾夸骨埋香誰作雙鸞之霧旣已化爲灰塵白楊青草矣百世之後幽人逸士猶傷心寂寞之香跌斷腸虛無之畫屨矧夫看花長洲之苑擁翠白玉之床者其情景當何如哉夫齊國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無害霸蜀宮無傾國之美人劉禪竟爲俘虜亡國之罪豈獨在色向使庫有湛盧之藏潮無鴟夷之恨越雖進百西施何益哉

光福

光福一名鄧尉與玄墓銅坑諸山相連屬山中梅最盛花時香雪三十里其下爲虎山橋兩峽一溪畫巒四匝有湖在其中名西庵湖濶十餘里亂流而渡至青芝山足林壑尤美山前長堤一帶幾與湖埒堤上桃柳相間每三月時紅綠燦爛如萬丈錦落花染成

吳郡詩山誌
湖水作臙脂浪畫船簫鼓往來湖中堤上妖童麗人
歌板相屬不減虎林西湖寺僧爲余言董氏創此堤
費不下百萬錢時年饑甚民無所得粟董氏令載土
一舟者得米數斗旬日之內土至如山遂成大堤山
間蒼松萬餘樓閣臺榭宛然圖畫栢屏蘿幄在在有
之碧欄紅亭與白波翠巘相映發山水園池之勝可
謂兼之矣嗟夫此山若得林和靖倪雲林一二輩粧
點其中豈不人與山俱勝哉奈何層巒疊嶂不以宅
人而以宅鬼悲夫

陽山

陽山高出諸山長亘數十里分隸兩縣山下爲白龍
祠父老言東晉時有白衣翁投宿民家一夕而去民
家女遂有孕後產一白龍頭角宛然冉冉而升女遂
驚絕至今山下有龍母塚土人祠之祠前有栢一株
大可二十圍數年前猶見白龍掛枝上如一疋練徘徊
顧望若省覲者每旱禱雨輒應以靈異故載在祀
典今年六月旱魃爲災余與江進之隨太府乞靈祠
下初時白日鑠地萬里無纖雲因與進之同登山巔

纔抵箭闕四山雲霧如磐咫尺不辨呼吸之間傾盆
倒峽平疇皆滿相顧駭愕而去然則龍亦神物也哉

橫山

橫山去城十里而遙十道志云山四面皆積因而得
名一名踞湖以其背臨太湖勢若箕踞也余以勘災
過山下草草登臨未及領畧嗟夫往日綠疇今爲白
浪方與父老咨嗟何暇葛巾緩帶作人間風雅事乎
卽此一節俗吏之苦甚矣山周廻甚廣環以佛刹如
薦福楞伽治平寶華之類皆在亦勝概也吳越時此
山最爲要地隋文帝曾移郡邑于此今治平寺有越
公井或曰吳朝大井或曰井在吳王郊臺下乃吳王
開而素浚之皆不可考矣

穹窿

穹窿高深甲于他山比陽山尤高古赤松子採赤石
脂處也山下田多荒蕪內高外卑不能貯升斗水五
日不雨則其田如龜腹用是土著之民迯移者半余
旣勘得其寔乃爲減其正額每年稞稅征之十五漕
兌不及焉民稍稍有起色矣山間有磐石父老相傳

吳郡言山記
爲朱買臣讀書臺東西兩嶺相趨名曰銅嶺盧志云
此山特高峻郡之鎮也以余論之山雖高峻然石近
於質貌近於頑不及支硎天平諸山遠矣

峯嶸

峯嶸形如獅子一名獅山俗說此山在太湖中禹治
水時令童男女引出欲以填水至鶴邑不復進因名
鶴阜今西南有兩小山石如卷峯禹所用牽山也其
說頗不經余登華山曾一過其處巉巖恠石摩牙怒
爪森森欲擢人爲之屏息股慄形家言此山與胥門

相直甚不利於郡城諸門皆有水關浮梁而胥獨無
以此聞往時有違衆佐橋者橋成郡中士大夫廢放
畧盡遂相率毀橋今吳一時大老去者紛紛數年以
來登賢書者減於往額郡中二千石皆不及政成而
去論者乃復委罪于門外石坊矣

楞伽

楞伽一名支硎吳地記云支公嘗隱此山後得道乘
白馬升雲而去余謂升雲事不見於本傳豈非好事
者因世說神駿一語附會其說邪楊循吉曰此山去

吳郡言山記
城不遠清僻可賞至於茶梅烟雪景物擅奇名勝共
遊之山也聞二三月間遊人甚勝朱樓複閣之女騷
人逸士之流狹斜平康之伎社南社北之兒花攢綺
簇雜沓山間不減上方虎丘余往過山下正值紛麗
之時奇石幽巒拔起雲際寓目卽歸未暇登覽歸來
與江進之約欲以春和時往而病尋作乞骸去矣名
山勝水信亦有緣哉山上有寒泉雨後轟雷噴雪極
爲可觀石門尤奇特兩石突起如門下臨絕壑有馬
跡石俗說支公好蓄駿馬足跡猶存石上有馬溺黃

色一帶

天平

天平山以白樂天顯山腹有亭亭側清泉冷冷不竭
所謂白雲泉也吳邑志云天平在吳中最爲崱嶭多
奇石山半白雲泉亦爲吳中第一水蘇舜欽有詩云
清溪至峰前仰視勢飛舞偉石如長人聚立欲言語
石竇落玉泉冷冷四時雨吳人至今稱之聞方春時
遊舟甚盛簫管綺羅與上方諸山等余過天平時天
已垂黑駐足未定山下水灾狀子雪片飛來余不復

知山爲何物矣

錦帆涇

錦帆涇在吳縣治前涇已湮塞酒樓跨其上僅得小渠一線耳俗傳吳王與諸宮娃錦帆遊樂于此故名楊志謂市郭之中徒杠相望無容掛帆謬矣夫陵谷相尋沙海變易厥土塗泥今爲上則朱樓畫閣安知昔不爲翠濤白浪哉或云涇卽舊子城壕未知孰是

百花洲

百花洲在胥盤二門之間余一夕從盤門出道逢江

進之問百花洲花盛開否盍往觀之余曰無他物惟有二三十糞艘鱗次綺錯氤氛數里而已矣進之大笑而別

姑蘇臺

胥門城上有小石亭一間去門數武俗說姑蘇臺舊址在此余攷諸書俱不類吳越春秋云闔閭春夏治于姑蘇之臺旦食鮒山晝遊蘇臺越絕書云胥門外有九曲路闔閭造以遊姑蘇之臺洞冥記云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曲橫亘五里山水

吳郡志山記
記云姑蘇臺作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吳地記云闔
閭十一年起臺于姑蘇山因山爲名去國五里夫差
復高而飾之由此觀之臺倚山枕流峻絕人境當在
踞湖胥山之間矣

陰澄湖

繇童子門下船北去一里爲陰澄湖湖三面受風每
盛夏時遊舟綺錯日不下百餘艘玉腕青眉嬌歌緩
板來往羅箔中亦勝遊也王百穀曰湖上有龍王祠
陰澄蓋應澤之訛云丙申六月與顧靖甫放舟湖心
披襟解帶涼風颭然而至西望山色出城頭如髻揮
塵高談不知身之爲吏也少頃郵者報臺使者至寶
帶橋客主愴惶未能成禮而別

荷花蕩

荷花蕩在葑門外每年六月廿四日遊人最盛畫舫
雲集漁刀小艇顧覓一空遠方遊客至有持數萬錢
無所得舟螳旋岸上者舟中麗人皆時粧淡服摩肩
簇烏汗透重紗如雨其男女之雜燦爛之景不可名
狀大約露幃則千花競笑舉袂則亂雲出峽揮扇則

身君言山言
星流月映聞歌則雷輓濤趨蘇人遊冶之盛至是日
極矣

遊石湖記

明 朱逢吉

姑蘇之西不一舍而近有石湖可千餘頃峯左右皆
居人雜植桃柳梅竹其下匝水率蒲荷菱芡之屬中
涵澄波猶水鑑然沙鳥風帆出没往來無虛時具區
橫其南良田沃壤綿其東越來溪絡其北層巒疊巘
環其西背具區行數十里至湖西而止峙爲三峯盤
旋如蓋由山麓抵絕頂可三里晉支遁嘗棲其上唐
因建梵宇曰楞伽後立浮屠岌岌撐太虛若欲飛動

前闢小殿列爲神像者五自前代時城內外暨村落百餘里間男女稚耆當春夏月遠近各相率舟行載酒肴雜樂戲具徒行乘馬驢竹兜競以壺榼食器自隨或登峯以樂神日肩摩跡接畢則宴遊以樂太平逮今如之今年春正月余奉詔理水是郡偕吳縣判簿濟陽江君率民循行田間築堤防疏壅障遏奔激夙夜從事罔敢怠舟嘗過之未暇一登覽二月旣望行次湖上適以風波遂輟棹登岸君曰今省農幸周水之汨田他鄉者已漸縮惟濱湖歛否莫覩盍相與

凭高覽之遂登峯之顛四顧其下田向所謂溺者蒼翠覆阡陌井井乃矚吳西群山如穹窿靈崖如天平陽山薦福如獅子橫山黃山吳山小者離離如青鬟螺髻高者列翠屏叅差出烟樹杪湖波瑩然在足底殆天啓畫圖信爲遊樂之境餘所莫及抵墓寺主僧德啓倒屣出翠微亭延觀雙冷泉掃榻以宿時治平僧清渭先在坐焚香煮茗相與清話翌旦下山復歷諸村墟若木瀆若光福若橫金及過具區登包山督促成農功於是堤之圯者整頽者立坎者夷水以車

力入於湖溪田野漸復修禊日舟過湖濱入治平精舍值僧涓松陰中相與尚羊觀吳之列泉及深沙神池泉池所斃石已撤毀所存潢潦一窪而已遂繼步登中第二峯披藜蕪攝衣以上可三百武其顛方整若印故老相傳吳王夫差嘗卽此爲祀天之所俗因呼拜郊臺外繚崇垣循湖堤坡陀起伏如昔向有寶積寺居其麓今叢荆野蔓悉莽爲狐鼠之墟興廢不常無足慨者獨其北第三峯未登翌日老僧淨日直其舍後薙荒穢取道叢篁曲折間攀援而上殆數十

尋峯頂狀如磨故名茶磨山當石窾中出泉一泓不溢不涸甚清冽可愛峯之北下瞰湖尾瀦爲蓮花陂山之環拱騰蛟翥鳳至湖以峙者竒秀萃此峯誠爲吳中冠治平寺獨當之峯左則枕湖有二橋聯絡東曰越城西曰行春其傍有亭宇俯臨湖波乃卽樵逕崎嶇而下入面湖佛祠祠裂巨石鑿崖洞幽邃清絕雜樹陰翳樛枝交其上崖下泉一池黝碧深百尺許魚洋洋遊其中飛石梁其上踰數仞過此而北崖中立石斲大士像前爲小軒尤竒因少憇俄見樹杪懸

一蛇可三四尺色蒼碧初疑爲蔓童子以礫擲之輒
昂首空中騰及他枝而去老僧以爲異云至亭下有
碑刻石湖二字字盈尺其兩間璽文一曰御書之寶
小字三曰賜成大具有表文乃知宋人范成大當孝
宗朝爲叅政乞歸老石湖有是賜表則其上謝者按
蘇州志載公以文學政事著名其歸老於斯園堂亭
榭遊樂之所非一湖因之以稱今遺址謾不可考獨
北數里曰天平文正公祠猶存今四百年山林蓊蔚
如故所置義莊子孫蒙其澤未窮是知君子惟道德
爲永世之本山水未足云然古明達士遊覽所至必
紀其見聞所以益智識今余老而無學於格物致知
之道不敢不勉故記

周鼎重遊石湖記

吳人以水爲國舟爲步川澤爲陸無一日而不卽乎
險也石湖在郡城南數里而近人事猥繁匪若窮鄉
僻壤人簡出入宜其舟於是者鱗相集也湖山有楞
伽山桃花丹霞諸塢紫微有村綺川有亭行春越城
二石梁鎮北尾民廬佛祠長林邃谷瓌竒之石之木

號山水窟其俗好遊。傾家出遊。載肴酒。歲必一至。有至自遠者。城四外至者。隨所至。取道以登。雖山行必籍舟爲爨室。下而必飲於湖。以返。余嘗謂吳中多佳勝地。石湖爲之冠。蓋自范成大罷相于此。好遊以成其俗。然不能皆范之人也。群然而至。又群醉而去。雖遊而志不在湖。特偕此而彼登。其不爲湖之辱耶。必澤而不群。然後可洗其陋。乃天順壬午冬十月朔。爲張澹菴居士壽辰。客有杜用嘉、陳孟賢、徐用理、王敏。歲相集。行飲賀禮。方有詔公宴。皆罷。遂不果。至越

十二月癸巳。朏。四客偕王孟南、陳孟英、賀美之、陳叔莊至。邑庠二先生亦至。賀而不飲。澹菴齒高薄於味也。飲於其子景和。議爲石湖之遊。舟出越溪橋。望紅蓼。渚在舟之左。水痕乍縮。魚梁出入可數。綺川亭。惟故址在蓼之南。迤西叢木翳之。可指顧。不可以辨。天鏡閣在蓼之北。新郭事與綺同盟。鷗亭在行春西。薇之比。宋阜陵御書碑。一新碑二。皆在治平寶積二寺。皆薇之有楞伽在寶積南。更南則二塢也。自盟以下。皆舟之右。皆不登。但分題賦焉。殆成坐遊。誠不俟夫。

登也。湖綠上。衣可掬。山翠飛下。欲凝不去。登者降者。行歌於途。倦而憇者。樵牧者。農者。浣者。汲者。網罟者。艤未行者。歸而迎。去而餞者。舉在目前。而一歸之詩。句詩成。乃飲。飲非以其登降勞而慰藉之也。借詩中景移之杯酒間耳。湖若有神。當謂此數客爲謫星北遊。爲湖上奇事。范後而一二見也。余幸預焉。故記之。謂之重者。前輩張南村嘗先爲之。自作記。叔莊家有其稿。七十年矣。今歸之景和。景和爲其族曾孫。欲修其故事。而難于擇客。客自擇而至。足以追范之高風。於三百載之上。余之記曾足以追南村後塵否耶。詩錄於左。前記錄之首簡。雖然。吾客也。湖光山色。又皆吾之客。景寓於吾之此遊。非吾寓爲遊也。詩卷長留天地間。又孰得而客主也邪。

吳中勝記

明 華鑰

職方氏曰古者首叙東南揚州之域其澤藪曰具區
 具區即太湖太湖環吳諸山而控之諸山以湖而益
 勝一山一勝勝勝相形而勝遂表於東南矣鵝湖去
 山百里而近予歸鵝湖之五年乙未八月丙申邀聽
 天山人載酒泛月湖上戊戌抵吳之行春橋橋九虹
 蜿蜒百步東引越城橋西跨橫山之麓南逼石湖烟
 霏翠靄流動恍惚即此便非塵境矣橋右有亭亭右

有石湖書院宋參政范文穆公成大之歸隱也書院
有文穆田園雜興六十首翰墨流麗風裁可想湖方
數里深不盈仞一水北自橫塘達湖之南直抵太湖
曰越來溪乃勾踐鑿以進兵伐吳者又築城逼之是
謂越城橫山四面皆橫多塢書院乃其東麓麓形如
磨曰茶磨嶼下有接待寺右有坎僅架石梁頂生叢
竹天光如鏤曰補陀巖巖之南塢有治平寺寺之南
崛起如壘蓋郊臺也吳僭王而郊故名又南稍折而
西曰楞伽山有上方寺寺有塔塔下有雙泠泉楞伽

東南曰褒忠嶺褒忠西塢特起而南曰吳山嶺嶺腰
有寺寺有井僧言鑿石得之宋時龜蛇怪見寺以井
勝病者汲之多愈故名分水嶺又曰施水院一碑篆
龜蛇記甚古記多與僧言合嶺之南曰大尖墩登而
望之左田萬頃石湖平窪如掌僧指旁曲稍遠者爲
百花洲田以東平漠無際一突遠見爲崑山迤北青
烟如抹虞錫諸山也右邇太湖崇巒層擁僧指遠者
爲堯峯此去二十里予卽命輿而往過嶺三皆窄峻
不暇指問及抵堯峯回顧不知所從來矣堯峯有寺

寺有吳文定公匏庵之像王文恪公守溪碑徐中丞仲山墓藏記楊儀部南峯所作僧疏予讀之始知有所謂橫山十景今多廢滅景有龍潭曰碧玉沼多產異龜有寶雲井圓逕丈許記云大旱不竭旬雨則雲霧冥濛數里其中白光一渺蓋龍噓氣也至是則吳興雲間諸山隱隱四出南望湖中洞庭東西兩山如帶而近轉顧則獅山入抱而兩阜如毬此外予所欲遊者一覽具得其槩北登妙高峯直一突耳並北一墩如之橫山之嶺凡十數嶺各有墩墩如之僧云中

空相傳古藏軍處豈所謂越城荒壘者歟下指多景巖葱然別塢薄暮不可去乃東向白龍洞山西雲氣微黑僧云龍作雨矣風逆不吾及也尋雨數點而止洞口巨石如屏步底有聲僧云其深莫測近塞之洞左攀磴抵觀音巖又一景矣凡此諸峯堯峯獨勝望獨遠堯峯者文恪云或傳堯時有人避水洪荒之世欲免懷襄之害理或然也南峯云此峯最高故名堯也按堯字從幸在兀上南峯近之

巳亥放舟木瀆縱步靈巖之陽遙見塔影上下怪石

叢立有塊然突者有若倚者望者蹲者偃者銳者斬絕者不可名狀者而白路起伏如蛇行達其頂頂則窪然小也其下一溪達太湖則如矢之疾而直也予呼僧道之三里抵韓蘄王墓墓旁立甃數仞石如之御書中興定國佐命元勲之碑其大勒忠武而松莽鬱翠者王之墓也僧曰此山乃吳王與西施遊地卽館娃宮也怪石故有異名倚者醉羅漢也望者延勁龜也蹲者駝也偃者飛來石也銳者圓照塔也軒絕者佛日巖也塊然突者西施洞也白路以下響屨廊

也起伏如蛇百步街也直達如矢採香徑也窪然小者琴臺也臺下有坎浣花池也有圓井吳王井也有八角井智積菩薩所鑿也僧復道之三里抵洞洞當湖口湖口兩山如頤而張太湖吞吐其中湖口之外隱焉來者洞庭東山也馴歷諸石名象寔肖佛日巖字大逕三尺懸勒萬仞殘爍斷碑猶見勅字又見魯國公天官太宰中大夫三行皆宋刻道異可玩響屨諸說蓋無所稽矣夫西施者苧蘿山鬻薪之女越王使善相者得之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於

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吳以亡國如僧所云固其遺臭也又上百磴宛存二井逕各丈有三尺圓者綠萍成蓋清瑩見底角者濁不生萍人多汲之小憩數酌尋登琴臺琴臺叢石平中者也二字古刻深入顯照天日文恪嘗于上下各書吳中勝蹟字表陷異刻苔蘚且蝕矣輿行山陰五里道出井井亭亭刻西涯少師記白巖太宰諸詩皆翰學衡山筆也值井有徑達白樓東閣之先壘壘勢藏密青囊經所謂乘生氣者於是乎在又三里登支硎山一名觀音山山四峯

南峯之南高樹深隱者儀部書院也其號南峯以此峯半有寺新塑觀音像其宏麗從所未覩觀音後石室故有石觀音暗中星星者石色也山之名觀音以此西邈寒泉泉注平石刻寒泉字逕丈旁有紫霞道人虞字至是天平在望層峯接引陟峻之中石砌坦坦左瞰綠疇搖落萬頃遠岫三四如畫懸堂中右倚陡峻變態無盡高見無量壽佛字餘隱隱見佛字忽夾石嶄削而立僧曰此石門也至是奇麗益鬪松益茂門徑益深右謁忠烈廟蓋范文正公先世葬地也

吳中雜言
祠及四代尊爲太師與山同久詎偶然哉廟後天平
如錦屏入座其峯皆立僧曰此萬笏朝天也登麓麓
磴如綴欲墜躋百丈見懸壁刻白雲泉字乳泉一脉
深注幽亭又百丈見劔石刻龍門字危險莫加焉予
仰諸顛纜什二耳又百丈見墜石亂下而若留焉又
上或止之曰我昔到此見骨聞穢乃止僧曰從迷迷
嶺可到其顛顛平數十畝可坐千人是謂天平又歷
指高峯曰此雲谷石也此穿山洞也此飛來峯卓筆
峯筆架峯小石屋大石室也又曰顛有池甚旱不竭

池有魚魚安從生又曰顛峯有石兀立曰五丈峯又
有巨石面圓坎如鏡當坎望之全湖在目是謂照湖
鏡予笑曰予旣聞而知之矣他日挾虎備寬時日猶
可到也僧曰秦臺猶可到也予曰秦臺何在曰在右
右之峻焉莫登路何在曰在右右之尚遠乃返又明
日從鄧尉得文恪詩誦者三慕者三詩曰城西諸峯
吾所嘉就中尤愛天平勝亭亭一蓋倚蒼冥儼若端
人人自敬獅山奔伏象山廻支礪秦臺皆退聽橫山
當面橫作屏背擁蓮花互相映林林萬石相拄撐倚

插半天崦不定蹲如虎豹奮攫噬騫如鵬鯨恣豪橫
勇如武士力屬屬秀如處女色娟靚我來敬拜太師
墳松栢陰森趨一徑忽瞻萬笏森向天直氣噴薄凜
猶勁乃思范公立朝時正色危言挂邪佞茲山固合
生茲人崧嶽降賢尼孕聖吳山第一稱天平宋家第
一稱文正
庚子山人疾作謂予曰穹窿吾登再矣吾僕固能近
也僕道從側麓側麓童然草不盈尺窮無人蹤飛鳥
不過予竊怪之卽下從廣道以返但見諸麓廻匝風

氣藏頓疑有吉焉又覺有異香微襲與他山異問諸
僕僕曰異香微襲與他山異也因思越絕書云由鐘
穹窿山者古赤松子所取赤石脂也在古已然此其
徵歟抵舟則山人之疾且瘳矣遂並輿而登華山華
山卽天池天池在青松綠樹中夷礪廣道連陰以到
前太守胡可泉題其門曰中吳第一峯門以後鏤峯
成室連琢石佛楹牖有至正年字妙奪天巧其碧水
一澄紅蓮青荷浮映水面者天池也華山疑以蓮華
得名卽文恪所謂背擁蓮華也翼路循池而上池上

已爲人壟矣上鏡天池字甚大睇視之隱有天池舊字嘉定年書蓋勝蹟之遺自不可滅也又石室立佛如前者二子乃褰衣直攀其顛顧視久之怪峯競秀莫可指狀其右際兩石夾立上闕左則上闕而嗟左後兀然如坐意必有品之者問諸僧僧不應乃下觀石門石殿石筍皆刻至正年字一石平廣而中坎圓澤僧曰此鉢盂泉也予笑曰僧乎告其細而忽其大也何爲天平之名聞而未歷天池之勝覽而無名二者將孰多乎尋遇諸樵樵曰上闕名天門兀坐名孩

兒石予笑曰怪哉僧也山其有乎物之有主者非夫人所可有也然則夫人若予焉覽勝而來得勝而去何莫非僧有也

辛丑登玄墓山玄墓古鄧尉也楊梅梅樹茶棵蒼鬱數里入山則亭亭數松圍竟丈高四之聞有最高者僧宿其枝今與僧俱灰矣僧寶峯請見引至祖僧萬峯之坎吳陽左亘竺山右垂太湖圓當其抱而法華一橫浮動水面雲影流行程南雲篆題天開圖畫得其景矣及登佛殿景如坎而中井亦如之井畔羣竹

吳中勝記
良久時霽日當午而寒生足底如零露逼人襟袵欲濕寶峯曰萬峯關山凡十有八而得鄧尉改名登蔚自名時蔚得登蔚之勝者三葬坎佛殿中井也而茲山之勝於是焉窮洪武初詔致天下高僧萬峯不往必致之乃坐逝因出其衣鉢及畫像自題偈曰這箇瞎頭陀看伊直甚麼自如啞盲聾勘破佛祖過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因呵呵迸出眼光天雷大默覺人皆仁現成笑道修行求佛做因幻書形有相身無生無幻本來真靈源寂默無能觀書相傳

留轉法輪予令寶峯讀之因思異端之害佛爲尤甚爲其近似而大亂真也斯偈見之矣雖然萬峯知山得勝坐歸寂滅庶幾所謂蛻殼解者雖謂之高僧也亦宜下歷禪堂羅數衆誦佛經籤帙滿座牙錦爛然一五臺山僧主之數衆皆其所給夫五臺遠在萬里而來玄墓之深羅僧誦經良亦苦矣彼惑人者必近村市以爲之招茲惑者也而差異於惑人者也其謂之僧也亦宜晚坐虎山橋橋如行春而勝湖水左右縈繞而不見湖面周水皆田田外皆山涵虛萬頃烟

吳中勝記
光四障前塔一錐秀出林表中埤三兩如漚而橋實
聯之中橋而坐但見簫鼓歸舟駛水如箭未幾行吟
繼之予偕山人避之橋北清響隔橋如在天外月光
寢明浸我座中賦詩盡興而返

壬寅探銅井銅井去光福數里越嶺乃至一畝有水
尺許銅青點點浮石者是也三面皆湖環疊數嶺嶺
多樹果畝直一金其人朴而訥蓋別一山林矣返光
福寺寺燬唐宇獨存而結構迥異碑多唐僧書書皆
善有唐進士顧士彥者題石剝落而子昂復書之題

曰蒼島孤生白浪中倚天高塔勢翻空烟凝遠岫列
寒翠霜染疏林墮碎紅汀沼或棲彭澤鴈樓臺深貯
洞庭風六時金磬落何處偏傍葦蘆驚釣翁字句交
輝當爲光福二絕僧言士容葬宇下施地爲寺五子
官皆太守寺左祠之號爲五神而禱祈不絕近山今
有顧氏二百餘家某年澗底露銅觀音雩有異靈而
寺以起元至千僧今市皆其舍也故傳銅鐘千斤其
靈亦異國初籍寺產歸之民寺以二異得免予觀士
容詩蓋唐以前塔寺備矣及歷宇有空聲莫得其自

塔左一坎宋人題石曰墨沼蓋士容讀書處也沼畔
子昂題石曰觀音泉在寺之後寺之最後卽虎山橋
橋北一埠偃而復起有東嶽行宮子昂題曰天齊仁
智帝殿予弔古以還復坐諸橋引僧而問之光福寺
前乃鄧尉之後前逼而高者百步嶺也左疊則穹窿
堯峯華山天平支硎靈巖多昨所遊也右疊則竺山
騎龍西磧銅井或所未至也右以北則安山安泉割
沙酋里諸山左以北則遮山青山節然無際者陽山
也光福隱然中處以山則遠而近也以湖則近而遠
也以流峙則散而合亂而整蓋湖山之束也果如僧
言者士容者葬垂千禩陰有專壤亦有而不私之道
歟語有之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彼樂焉如士容是或
一道也

於乎浮圖踞名會襲有巨觀開闢以來山川秀麗自
然之輝如在驅御垢也久矣茲燬者什七八卽有寺
多無僧有僧多田而役蔑有所謂梵唄羌吟以潤飾
其教者予探古懷賢猶耿耿焉而茲其暢矣况乎晴
明見遠秋中見月西成在望而樵牧之歌互上下融

吳中月記
融乎天人之際也予嘗聞太湖三萬六千頃環帶三
郡有七十二峯美哉區也乃以敝舟疲從日循湖之
濱焉而不敢入合諸天平穹窿而慎已恤下之道於
是乎在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瞿瞿陶唐氏之遺
風也

吳中小記

郡人李流芳

虎丘

虎丘中秋遊者尤盛士女傾城而往笙歌笑語填山
沸林終夜不絕遂使丘壑化爲酒場穢雜可恨予初
十日到郡連夜遊虎丘月色甚美遊人尚稀風亭月
榭閒以紅粉笙歌一兩隊點綴亦復不惡然終不若
山空人靜獨往會心嘗秋夜與弱生坐釣月磯昏黑
無往來時聞風鐸及佛燈隱現林杪而已又今年春

中與無際舍侄偕訪仲和於此夜半月出無人相與
跌坐石臺不復飲酒亦不復談以靜意對之覺悠然
欲與清景俱往也生平過虎丘纔兩度見虎丘本色
耳友人徐聲遠詩云獨有歲寒好偏宜夜半遊真知
言哉

石湖

予往遊三到石湖遊皆絕勝已亥與方孺冒雨著屐
登山巔亭子貫酒對飲狂歌絕叫見者爭目攝之去
年與孟陽弱生公虞尋梅到此徧歷治平僧舍已登
郊臺至上方絕頂風日清美人意頗適九日復來登
高以雨不果登放舟湖中見烟檣雨楫雜沓而來舉
酒對之亦足樂也是日秋爽伯美舍弟輩俱有勝情
由薇村至上方復從郊臺茶磨取徑而下路傍時有
野花幽香童子采擷盈把落日泊舟湖心待月出方
命酒孟陽魯生繼至方舟露坐劇飲至夜半而還蓋
十年無此樂矣

虎山橋

是夜至虎山月初出攜榼坐橋上小飲湖山寥廓風

露浩然真異境也。居人亦有來遊者三五成隊。或在山椒。或依水湄。從月中相望。錯落掩映。歌呼笑語。都疑人外。予數過此。愛其閒曠。知與月夕爲宜。今始得果此緣。因憶閑孟子新無際。彥逸皆貪遊。好奇此行。竟不得共閒。孟以病挾子薪。彥逸俱東。無際雖倦遊。意猶飛動。以逐伴。鞅鞅而去。尤可念也。清緣難得。此會當與諸君共惜之。

寒山記

武林胡胤嘉

趙凡夫廬墓自觀音山左折十餘里。折窮而累垣如峽。峽窮而酒帘招搖其旁。板扉雙合。排扉而入。凡夫小宛堂也。梵書插架。棐几竹榻。光潔可鑑。堂以內樹石如鐵色。蘿蔦是依。頃之凡夫方袍岸幘。出以肅客。軒軒如舞。雀翔鷺簡。邁世局。居然成一隱格也。小宛東砌下。闢門以往。則凡夫所鑿爲沼。爲臺。爲榭。以翼墓者也。沼環山足。前亘以堤。襍樹夾之。菱藻蓴荇。芙

寒山記

藻間生敷芬。疊翠沉浮。池際山足麗。沼脣吐齒。齧嗽
嶇互奪不一。其勢迤邐。北引短虹。跨焉水激石咽。三
堰而抵極於沼。青霞榭則馮沼築基。周遭桐楸。可得
三十許株。清疎映人。到此未有不襟開神朗者。中出
供具俱灌畦之蔬。摘園之菓。味在人外。主人不厭客。
清言弱塵。楚楚不倦。自言此山素爲榛叢。滅沒寸石。
尺水。皆筋力琢而位置之者。山不知何名字。山以寒
而碑之。志之。自凡夫始。吳閭之間。幾與虎丘天池。馳
聲域外矣。所恨三百畝。皆石骨鑿成。無長松脩竹。可

爲棲蔭。而凡夫衣着器物。猶有吳下風氣。稍異荷條
荷蕢之隱耳。錢受之爲余言。凡夫先時作匹練水。激
流千尺。白波跳沫。洶湧成音。不減天台石梁也。觀者
市集。不堪其囂。遂削平爲咽石之堰。余不及見。復爲

悵惋

游天池寺記

武林胡胤嘉

余坐青霞榭無復去理凡夫欲為下榻適同游先有
 天池之期從吏就路肩輿即從前堤度回望青霞又
 似蓬瀛崑閬不可到者矣天池離寒山不滿十里老
 杉茂松蒼翳相接寸步失迕不知所出前輿招呼應
 聲而馳復嶺重阜三踰而得一石色黧而峭闖然髡
 然常似畫墨中見者米顛遇之必肅衣冠拜矣輿人
 曰從此數武即天池也其前敗屋數楹翁仲列施心

甚疑之。旁得圭竇豁然開朗。若別一天地。怪石離立。如鬼魅如伏犀如突豹如人接臂如垂踵不可殫狀。前有平橋。喬林覆之。水粼粼出橋下。余枕臂僵卧。此身非復在人中矣。稍進則流水演布綠萍嫩菱搖漾。歲蕤萍開。瀾清寸寸秋色。繞池皆山。嶙峋峭挺。半似鬼工。池北小徑。編籬爲籓。翠竹萬竿。結廬其中。光影交合。軒戶間籬旁短垣。曲入卽天池寺也。佛龕泥破。屋角笋穿。瓦著昔邪。墻衣薜荔。一僧出迓。如鹿麋駭。顧真淳寂幽邃之區。祖生云到來生隱心。良有會矣。

寒山大着斧鑿視此。便似商彝之於贗鼎。雅俗始見。且寒山名羶。動見勞辱。而天池游履。鮮到幾爲勢家所私。吳人喜新而不知務。乃爾。

遊靈巖天平山記

元 朱德潤

吳郡之西爲湖東爲江獨靈崖天平爲山之勝境予昔陪宋尚書誠夫來遊距今十有七年矣其山巒林麓陂池之美蓋嘗粗記而未能再覽其詳也至正己丑春莫判簿顧君定之毘陵潘子儀曹德文約予爲山行於是買舟携具於城西之楓橋入過雁港先抵吳安山下卽乘肩輿行二三里至觀音山有寒泉二字鑱於卧石字皆方丈餘又行抵北山撫蟠松還宿

行福精舍明日復就肩輿由吳安山左度天平嶺瞻
文正范公故祠喬木森茂異石林立轉過野橋村店
山迴澗曲樵歌牧唱相與應答於翠微空曠之間里
人所謂雞經山虎子谷者突然乎其左琴臺獻羊膻
嶺者兀然乎其右迤值上坡陁經犖确曰觀音峯曰
猿愁嶺皆陟險攀緣而上直抵靈崖山永祚塔寺後
迴望諸山皆在其下菜畦麥隴蒼黃相間入寺觀八角
井出響屨廊陟香徑登琴臺予足力倦距兩步而
止迴撫偃松倚盤石坐涵空閣南望三山環抱卽太

湖之洞庭山色蒼茫湖光鏡淨瞰飛鳶於水杪睇雲
帆於天際於是臨前軒濯浣花池寺僧揖予於小亭
而憇焉詢昔遊之記則已刻於五至堂矣众客舉酒
相屬倘佯久之皆步出前三門有亭翼然則陸象先
之所曾遊息也故刻象先二字於扁卽由山徑尋所
謂西施洞則古佛石像在焉遂緣山而下路兩傍松
杉陰翳蒼藤如虬蜿鳥聲關關遊人交躡真一時之
佳致也乃環山而歸復抵天平之白雲寺入拜范公
祠下出則日色已曛烟光黯淡諸峯如人立如戟插

靈巖遊記
如筆卓如拱如揖如迎如送皆天造之巧也僕謂定
之曰人生聚散之蹤來不可期去不可追矧歲月奔
馳一俛一仰悉爲陳迹物是而人非者有矣今則天
和日晴川朗山秀心開而目明意適而情暢有朋儕
足以倡和酒肴足以獻酌豈知非它日之觀美乎則
斯遊也不可以不記

高啓遊靈巖記

吳城東無山唯西爲有山其峯聯嶺屬紛紛靡靡或
起或伏而靈崖居其間拔竒挺秀若不肯與衆峯列

望之者咸知其有異也山仰行而上有亭焉居其半
蓋以節行者之力至此而得少休也由亭而稍上有
穴窈然曰西施之洞有泉泓然曰浣花之池皆吳王
夫差宴遊之遺處也又其上則有草堂可以容栖遲
有琴臺可以周眺覽有軒以直洞庭之峯曰抱翠有
閣以瞰具區之波曰涵空虛明動盪用號竒觀蓋專
此郡之美者山而專此山之美者閣也啓吳人遊此
雖甚亟然山每匿幽闕勝莫可蒐剔如鄙予之陋者
今年春從淮南行省叅知政事臨川饒公與其客十

靈崖天平山記
人復來遊。升于高。則山之佳者。悠然來入于奧。則石之奇者。突然出。氛嵐爲之蹇舒。杉檜爲之拂舞。幽顯巨細。爭獻厥狀。披豁呈露。無有隱遁。然後知於此山。爲始識於今。而素昧於昔也。夫山之異於衆者。尚能待人。而自見。而况人之異於衆者哉。公顧瞻有得。因命客皆賦詩。而屬啓爲之記。啓謂天於詭奇之地。不多設。人於登臨之樂。不常遇。有其地。而非其人。有其人。而非其地。皆不足以盡夫遊觀之樂也。今靈崖爲名山。諸公爲名士。蓋心相須。而適相值。夫豈偶然哉。

宜其目領。而心解。景會而理得也。若啓之陋。而亦與其有得焉。顧非幸也歟。啓爲客最少。然敢執筆。而不辭者。亦將有以私識其幸也。十人者。淮海秦約。諸暨姜漸。河南陸仁。會稽張憲。天台詹參。豫章陳增。吳郡金起。金華王順。嘉陵楊基。吳陵劉勝也。

高啓遊天平山記

至正二十二年重九日。積霖旣霽。灑氣澄肅。予與同志。以登高之盟。不可寒也。廼治饌。載醪。相與指天平山而遊焉。山距城西南水行三十里。至則捨舟就輿。

經平林淺塢間道傍竹石蒙翳有泉伏不見作冷冷
琴筑聲予欣然停輿聽久之而去至白雲寺謁魏祠
憇遠公菴然後由其麓循徂棧上山多怪石若卧
若立若搏若噬盤拏撐住不可名狀復有泉出亂石
間曰白雲泉綫脉縈絡下墜于沼舉瓢酌嘗味極甘
冷泉上有亭名與泉同草木秀潤可蔭可息過此則
峯迺磴盤十步一折委曲而上至於龍門兩崖並峙
若合而通窄險深黑過者側足又其上有石屋二大
可坐十人小可坐六七人皆石穴空洞廣石覆之如

屋既入則慄然若將壓者遂相引以去至此蓋始及
山之半矣乃各逐幽勝登者望者哦者嘯者憊而喘
者恐而眺者怡然若有樂者悵然俛仰感慨若有悲
者予居前益上覺石益怪徑益狹山之景益竒而人
之力益以憊矣顧後者不予繼迺獨褰裳奮武窮山
之高而止焉其上始平曠坦石爲地拂石以坐則見
山之雲浮浮天之風颼颼太湖之水渺乎其悠悠予
超乎若舉泊乎若休然後知山之不負於茲遊也既
而欲下失其故路樹隱石蔽愈索愈迷遂困於荒茅

靈巖山贖山記
叢篠之間時日欲暮大風忽來洞谷哈呀鳥獸鳴吼
予心恐俯下疾呼有樵者聞之遂相導以出至白雲
亭復與同遊者會衆莫不笑予好奇之過而予亦笑
其恇怯頽敗不能得茲山之絕勝也於是採菊泛酒
樂飲將半予起言於衆曰今天下板蕩十年之間諸
侯不能保其國大夫士不能保其家奔走離散于四
方者多矣而我與諸君蒙在上者之力得安於田里
撫佳節之來臨登名山以眺望舉觴一醉誠豈易得
哉。

靈巖山贖山記

明 馬之駿

予既登靈巖周覽形槩因作而嘆曰邈哉千古不盈
睫矣已而視山之趾班班然石鮮完者駭問寺僧故
僧曰先世有無賴寺僧鬻民間以起丙舍者侵尋命
斧斤今且衣食其中不可問矣僧孱不任與民構地
僻遠復不任入郡構曾往白之有司日張皇布約束
而夫夫且克耳也度可誰何予曰將奚底焉僧曰往
佐郡沈君有言餼寺而愛石旦暮計也苟璧石而寺

完之。又何辭矣。予曰：有是哉！斥俸金十二鍰以償原植，且檄吳邑幕往疆界之村氓談業等，乃上牒吳邑云：民受之父若祖者也。自

皇明之有國，已然烏得掩爲寺？有予笑乙之曰：夫天地之有靈巖，昉自夫差之有國，而必欲窮石之所自乎？則請質諸渾沌氏，議方持未決，會直指薛公來登靈巖，其咨嗟于鑿石而思愛護之者，更殷于予論寺僧曰：倘若輩弗格心有柱，後惠文在復以疆界檄吳令袁。袁君曰：若以爲受之父若祖乎哉？戶有版可籍

也。版以內歸若寺，無能爭；版以外歸寺，若無能爭。且今日之舉以石歸寺，非歸僧也。寸膚非寺有，片石亦非民有，乃以六月某日往履畝定之業，輩始頭搶地屈服去。蓋業故素封而好獮，多行金錢左右，與中撓止袁君高朗，能堅持之，而郡縉紳縫掖以爲山在坤維，不宜琢洩傷川陸之靈，故合策佐之如此。寺僧乃群謁予曰：是役也使君志也，願藉使君言以不朽。茲石斯山，霧金湯之護，予遜謝曰：二三大夫之烈也，雖然抑亦知夫不住相乎？夫世法中所稱疆歷赫奕籠

靈巖題山言
一
單區宇其權莫尊于人王而出世法中所稱出顯入
微攝持大地者其道莫尊于空王然靈巖固夫差棲
窈窕考歌鐘之地也當時詎不謂鸚鵡之樂世世弗
替乃不克有借爲敵資亦不有而遍得遍失卒歸之
梵寺寺所祀三世丈六身又世人之歡喜恐怖舉眊
睨士女之皈依誠焉而恐後者也乃亦不得有而僧以
之質子錢民以之施椎鑿是亦足明石之爲空花泡
影矣乃以搢搢焉爭之而屑屑焉私之惑乃滋甚矧
去靈巖數里有芄然馬鬣者則秦伯氏所藏蛻也疇

易文身而衿裾譬則河之星宿地脉傷震及躬矣若
輩無念其父若祖則已念之而窮若祖之祖以及入
吳之初一人又奚忍焉予特爲直紀其事以告夫後
之宰官長者願勿作不任觀修墜者警佚者以無忘
二三大夫之休寺比丘村三老願作不任觀以石麗
山以山麗寺而無與聞焉可也薛公諱貞陝西鞏城
人辛丑進士袁君諱熙臣浙江慈谿人癸丑進士

遊玄墓諸山記

明 袁袞

吳之山惟玄墓最僻而亦最奇。面湖而險，喚丹崖翠閣，望之如屏。背鄧尉而來，法華障其前，銅坑青支迤邐，其左遊龍界，其右岡連嶺，屬詭狀異觀。相傳郁泰玄葬此，故以名山。山之奇經唐宋不顯，自萬峯和尚披萊鑿石，修乘其下，故山亦名萬峯。其陽有萬峯塔院，過此則其中井井，故萬峯所掘於山，爲中渟泓，感沸飲之如雪山。多美箭、蒼蔚、崖巘，間級石而上，得浩

公房湖閣望中，縹緲峯益軒，而法華益卑，楓林橘岫，丹塗綺錯，閣下多高松，風起則谷嘯水涌，聲聞數十里，宴碧照軒，宿新院，而軒院皆面湖，望中如浩公房湖閣，惟益嶄翠也。其尤奇則在絕頂，一登則洞庭諸山悉陷，伏浮於湖，而湖波遂混茫蕩爲一色，不知其所窮。山之麓有奇石甚詭麗，在盧橘下，勢欲飛動。茲山之奇，晨則觀日出，夕則凌倒景，而四時皆可居。自東崦入，四面皆山，望鄧尉鬱鬱，已有武陵山陰之想。緣溪至虎山橋，橋亦在亂山中，而六水繞出其下，波

聯震澤映帶不已。趨玄墓者必自茲始，而奇亦畧相及。是故詳記之。

遊寶界山居記

吳郡歸有光

太湖東南巨浸也廣五百里群峯出於波濤之間以
百數而重涯別塢幽谷曲隈無非仙靈之所棲息天
下之山得水而悅水或來隘迫狹不足以盡山之奇
天下之水得山而止山或孤子卑稚不足以極水之
趣太湖滂森瀕洞沉浸諸山山多而湖之水足以貯
之意唯海外絕島勝是中州無有也故凡犇涌屏列
於湖之濱者皆挾湖以爲勝自錫山過五里湖得寶

寶界山居記
界山在洞庭之北夫椒湫山之間仲山王先生居之
先生蚤歲棄官而其子鑑始登第亦告歸父子並中
年失偶而皆不娶日以詩畫自娛有客來爲之求山
居之記者余未至寶界也嘗讀書萬峯山盡得湖濱
諸山之景雖面勢不同無不挾湖以爲勝而馬跡長
興。徃。徃。在。殘。霞。落。照。之。間。則。所。謂。寶。界。者。庶。幾。望。見。
之。昔王右丞輞川別墅其詩畫之妙至今可以想見
其處仲山之居其減華子岡歆湖諸奇勝而千里湖
山豈藍田之所有哉摩詰清思逸韻出埃壒之外而
不能自引決於開元天寶之際以濡羯胡之膾以此
知士大夫出處有道一失足遂不可浣如摩詰令人
有遺恨也。今仲山父子嘉遯於明時何可及哉何可
及哉

遊寶界山居記

明 王問

王仲子之居在錫西南九里涇去涇里許爲五里湖
湖上有漆塘冲獨大浮軍將諸山山背太湖卽禹貢
震澤夫椒洞庭諸山在焉寶界山漆塘山别名也南
北塢多聚落竹木茂密山人以樵漁爲業與之言城
府事不解草衣木食忻忻如也仲子治別業其間蓋
將老矣

陽山新錄序

明 顧元慶

吳中山水奇瑰秀拔陽山又為吳之鎮去城三十里
 蟠轟特異以其背陰面陽故曰陽山中有仙跡佛老
 靈輿之區山人莫詢郡乘不載故遊者不能知雖知
 不暇悉也余自埭川移家山中岳子素尚丘壑相與
 沉冥山水志道攸同雖一觴一豆必命輿躋討遂得
 寺觀者七古跡者四泉石者二晉栢一山房一共十
 五題題各紀之以詩首以大石近而勝也次以龍祠

澄照廢而傷也。次以文殊淨明罐山甌山嘉其偏也。又次日箭缺曰丹井曰耙石曰仙洞曰塔壁曰水巖曰晉栢喜其怪而奇也。終之以修綠山房者識君子之考槃也。遂名曰陽山新錄云。

冬日登堯峰記

吳 劉鳳

記云堯嶺者記堯時水所至也。其高踰千仞。蓋洪水汨原東南下卑。其勢必滔。墊古有所識也。予嘗三至乃昭陽歲冬日。自滬瀆水行二十里。折從一小嶺曰夏隕。迤而登。逕石仄若刃。屨不能數十武。卽劇選足所任。乃置如此百尋。抵石橫道。若困積出。五尋蘚被之。其闕有樹榆。緣幢上至。其半蹶石斷。復攬株。枸足乃得駐。若釋循坂。則滑而墮。偃僂若隔。齧行僅進。至

巖復牽枳擇石罅徐下。卮視升倍至。稍夷草生。茸茸坐而墜者。再尋有礧。從西南來。巨石嶙峋交積。若水防之激勢。雷轉而實枯。礧礧離置。又若累棋。礧碎且礧。不知其幾何時矣。下視宵深。上猶不見其極。並礧礧躋橋。足曲踊踰磊隗。又踣踣沙中。屢歷乃絕。礧去。岩如覆鍾。甬長不及圍。下有久倨。句轉穿其篆間。石若旋蟲。竇之不可圍之。且不無娟也。入隙中。若霽仰視蒼黑。黝不睹躡地。無耜廣若布。棧而密。傳人乃舉足踰前。撲墜石。猝不可跋。旁忽決若口。呿然得棧。

廣可尺如留。新伐轉從之。且拒崖突。振不能直拓之。危度股搖不禁矣。歷棧可百武。遂曠且夷。如環涂。容二轍少憩。磐石望所涉。迷不復辨本。非行道強與客進。遇拾薪者。怪何以達也。已遵涂至巖。曰斜坪。石如板。構深壑。平視準焉。可十丈。所前望則窪者爲太湖。摧者倚者偃者。嶠嶸者爲湖上諸山。其在近則轟如帳列。如牙節。或伏而興。或拱而立。其間隴畝錯焉。蓋踰險阨而得曠夷。是遁甲開山圖所云沙土之塌。雲陽之墟。可以長生。可以隱居者。非耶。彼得至焉者。神

廩魄悸孰敢睨視矣顧能廬是間哉又進崖巉嶮崿
不峭崩而齟齬則甚般甃從其隅不百尋又得一坪
曰少坪視斜坪加狹焉而高出之所見如之加闔顯
湖始半出至是愈茫茫沉沉浩漭矣或云是可以望
月之出河圖緯象云邠之隘上爲扶桑日所升宣陸
之阻上爲吳泉月所登於此夕焉山靜閨下視蕩無
止觀當有異特氣厲高喋不任納其爽淒日昃之景
亦且自快去之可二里所有臺岨空岷立至者必巨
縻縋而升孰汲之哉時道弗未除跋履旣竭興猶能

一取焉上穹阪踰十尋圻裂如幅於其圻中拾級上
又轉而南至院周壘以石被其咀蜿蜒而長樹連抱
者雲杪者拱者杙者櫛液者中材者千章院傳自唐
名免水近哀基得斷碣乃鐫蕭梁年及唐人詩夫隳
燬雖在荒僻非有害於物於人無與也而菑仍焉人
莫蹟於山而蹟於垤是非所及矣昔有軒清輝東之
齋與西隱者猶之礫礮殫燼矣遺碣與衆草荒曠沼
曰碧玉則澄澄湛焉縱廣不足五尋中污也如釜旁
蓋如簷笠仰焉水淫之雖甚淺遇曠不涸樹羃焉窳

若室宇瑤碧瑟以栗則玉之在璞矣井尤寒沁而其
題以寶雲滌自宋泉可甲乙天下四搏以巨石淪之
久不暄飢松偃蓋者失向所指院下石甃絳波文若
水浸漬痕焉磴入之豈琢礪爲崖厠陲侈虺蚺雜羸
蚌跡隱隱若洪水方濫岸翼之引可十尋是豈異說
哉峰在院左者妙高雲常衣之霽乃徹崖剡行者耳
屬恐抵之仄相貫探前測後目上則與磷謀下則與
墜謀餘二十丈許左入不數武有穴窈窕爾投以石
鞞然下有穿人或從穿入內壑巖多怪石穴穿不可

達又旁穿詰屈出不復從故所下視中如硯盍有聲
前復磬折踰一竇石棧欹偏置之而裏則撥爾而觸
置之而外則兀爾不安去之百武有崖深三筵而上
穹然乳下垂若出其爪睥其目作其鱗奮驤欲從風
雨攫其縲纏覆者荔屬成羽簿汨越幽隩決蕩沈氣
又舍而前則迴障鐵倚勢陵崇嵐暄纓帶之林壑振
蕩鍾畜豐植冬無散陽夏無燁炎檉柳松櫻生其陰
麓嶢确則鞏萑萑芳樛燎資焉五里達於涂山猶覆
原上有峰上橫置石支以三足如釜鬲去之者則石

婦在焉東嶺曰鴨蹠如令甌綴之蹠皆碎黝若墨鳥
跡所不及也夫傳所稱高山廣川大藪也地道之徹
於上民神之所依而生之良材者也其記堯水事誠
誕則院何以名且洪荒之際湮不復睹巔曷以有蝸
蟬穴焉是尤駭視者且山者徹也崖者巖也氣巖而
徹是殆蒸化百物不可名狀者也余觀於天下茲山
特小爾然於吳差顯奠壤東南震澤爲巨壑出其前
光屑常陰陰震於怪物登之四望雲霧不知所自出
憮然若與精氣接而山川者薄爲風雨矣

虎丘雲巖寺記

明 楊士奇

蘇長洲縣之西北不十里有山曰虎丘吳闔閭所葬
處也世傳旣葬有白虎之異故名岡阜盤鬱泉石奇
詭蓋晉王珣及弟珉之別墅咸和二年捐爲寺始東
西二寺唐會昌中合爲一而名雲巖者昉於宋大中
祥符間載盧熊郡志如此始清順尊者主此寺至隆
禪師而復振歷世變故寺屢壞輒屢有興之洪武甲
戌寺復燬永樂初性海主寺始作佛殿某作浮圖七

房上雲巖言
級繼性海者楚芳作文殊殿十七年良价繼楚芳是
年作庖庫作東廡明年作西廡作僧舍又明年作妙
莊嚴閣又三年閣成蓋寺至良价始復完价所作閣
之功最鉅凡三重崇百二十尺有奇廣八十尺有奇
深六十尺上奉三世佛及萬佛像中奉觀音大士及
諸天像其材之費爲鈔三十餘萬貫金石彩繪之費
六十餘萬貫又經營作天王殿以次成良价杭之海
昌入石菴其字今僧錄闡教止菴其師也余聞諸刑
部主事陳亢宗云良价嘗從亢宗游遂因以求余記

其成余聞虎丘據蘇之勝歲時蘇人耆老壯少閒暇
而出游者必之此士大夫宴餞賓客亦必至此四方
貴人名流之過蘇者必不以事而廢游於此也然亦
有興念夫王氏之嘗樂於此者乎當是時王氏父子
兄弟寵祿隆盛光榮赫奕舉一世孰加也而能遺棄
所樂輕若脫屣焉者豈獨以爲福利之資乎其亦審
夫富貴之不可久處與子孫之未必世有者乎雖其
智識趨向高明正大不足以庶幾范希文之爲而無
所係累乎外物視李文饒溺情役志下至於草木之

微者。豈不超然過之也。而自建寺以來。今千餘年。雖
屢壞而屢興。其飛薨傑構。凌駕雲漢。與其山川相輝
煥。稱名勝於東南。愈久而不衰者。固佛之道。足以鼓
動天下。亦必其徒多得。夫瑰瑋蹕絕。刻厲勤篤。材智
之人。能張大其師之道。以致夫多助之力也。瑰瑋蹕
絕。刻厲勤篤之人。其用意也宏。其立志也確。有不爲
爲之而孰禦其成哉。嗟乎。若人也。使就於世用。有不
立事建功。而可以禪當時。聞後世哉。吾又以慨夫。屢
見之於彼。而鮮遇於此也。

此等議論真見風雅典刑

虎丘三泉亭記

華亭陳繼儒

吳人不善附麗。山亦如之。虎丘是也。凡地勢相牽相
聯。若斷若續。突爲崇山峻嶺。綿爲蔓壑枝峰。散爲飛
泉噴瀑。多使人心膽震眩。耳目旋轉。而不得停大抵。
附麗者必高。高大者必險。絕其勢然也。虎丘前無
援。後無推。孤行獨峙。于平疇衍漾之中。而不見有因。
緣。攀附巉聳。刻露之跡。其秀至今甲天下。石平如砥。
泉瑩如雪。陸羽張又新品泉而甘之。埒居第三。與中

冷惠山鼎足矣。申文定自少喜登此山。解相印歸數
親對入。父老觴咏其上。斟泉瀹茗。欣然忘歸。曰百歲
後吾竟。鬼猶應依此文定。薨郡中。業有專祠。至是士
大夫醵金。考室復祠。公于劍池之南。霍澗之西。曰公
平康正直。一生相業。無所附麗而起。此水此丘。神所
樂也。祠北恰枕三泉寺。僧久屋其上。湫隘塵圻。日月
之光。不射雲霞之彩。不生罔。卿司理捐金錢。施僧撤
屋。剝土去。而石根露。石露而泉脉疏。穹壁高廣。截
若刀削。凡數百年。鐫題字跡。隱隱出嶙峋隙縫間。禪

窟懸崖。經聲曳于樹杪。石梁浮澗。苔紋繡于水中。周
之以曲廊。扞之以闌楯。游者逡巡玩流。憑三泉亭而
小憩焉。夫自古有此虎丘。卽有此清泉。石壁歲不絕
歌舞。太平日不絕品題。名勝鮮有發覆。疏明爲泉石
一洗塵土。面目者。有之則文定之罔。卿司理始。搜剔
經營。則客周伯讓始。文定有靈。將無釋冠劍。屏侍衛
夷。猶于亭之上下乎。人靜山清。花疏月淡。公左挽顏
魯。公右拍蘇。學士呼取闔閭健兒。盡發魚腸三千試
舞于鉄花巖畔。生公說法。何胤講經。遠道士放霍。陸

桑苧點茶。王家短主簿。但令展衣掃石。綆汲第三泉。數斗作供。樂哉斯丘。公舍此焉適哉。問卿笑曰。眉道人。是語快不可言。卽文定當爲解頤。請筆而記之。

遊虎丘記

明 楊應詔

東南號佳山水。控三江五湖之勝。莫最于姑蘇。姑蘇左淮海。右洞庭。靈崖嶄屹。秀聳莫最于虎丘。虎丘去州治僅數里。濱接舟陸。中多小溪曲澗。挾其間如抱月。然入其境不百步許。泉之冽。石之清。林水之斷。鬱不可狀。其中最幽麗者。莫若和靖祠。祠之前有平原。綠疇一望。漭渺噓青。攢白外。與不接。每暮色蒼靄。令人神悸心釋。不已。其上有浮圖。吮漢杪。下瞰姑蘇。可

一掌轉浮圖而南世傳生公講堂悟石軒在焉軒側有劔池側立數千尺兩崖壁峭如剖水清寒澌澌鳴且流中疑若有神物潛其間不敢睨視又行數十步下有鉅石環敞磅礮可羅胡床十數座千人旁帶有小石橋平布其上白蓮挺挺華若丹碧水蒲菡絡西行不半里許又稍下皆小石路迤邐其間泉益竒石益怪俄斗折突起松篁豁然則和靖讀書處也有野鹿角角方東下說者曰虎丘迺昔吳王闔廬葬所中多金鳧玉雁銅蛇水精碧海丹沙諸物布列昔始皇

東遊聞其勝欲伐之時有白虎盤攫其巔不果以故名晉司徒王珣及弟王珉俱宅於此自王珣去闔閭千餘載暨今又去王珣及王珉千餘載矣計此山始墓而宅宅而復寺陵谷不知幾變幾遷吳晉之宮室臺榭皆鞠爲蒼烟白草野垣斷梗與鬼磷瀟瀟出沒其所謂酒城鶴市者亦不知其何許而和靖讀書臺獨巋然雲霄與此山相磨滅余與寺僧果嗟嘆久之諺有言地以人勝夫賢者宜百世祀豈亦以地顯耶和靖祠有二一在今姑蘇府治東南一在此皆有可

據史云和靖拒豫中夜遯去崎嶇烟水谷中彼其視
死生何如匍匐于蜀客於涪晚以崇政殿說書召年
已六十餘則疏和議斥奸檜卽請祠去去廼之平江
虎丘西菴舍焉舍則有三畏齋遺跡猶存虎丘多幽
勝今和靖祠廼在於山之南梓神上廟貌悄愴余旣
遊盤桓瞻企不能去泊暮廼歸舟中因爲記

遊虎丘記

明 馬之駿

文章與山水互爲映發者也然相植而相格者二曰
重之而其氣荏狎之而其衷媮今夫青蓮之于黃鶴
香山之于巫山非不足于詞也筆終閣而弗能下蘭
亭列坐金谷行觴至畢讌鮮隻字者則予所稱二端
之致然呼哉往香山虎丘詩云一年十二次非少亦
非多予經年抱關往還不啻三倍之而迄無以名茲
山邇者千頃雲圮予任新平遠堂石級廢予任葺生

公講臺虎丘劔池二古碑泐。予任徙舊者而摹新者。寺僧乃羅拜。予謂不可無言記之。予謂否否。瑣事烏足記。乃記虎丘曰。夫虎丘者山之變體而洲阜之別調也。無峰巒嶺嶂之異。止係以丘名甚當。入寺以徑勝苔班樹文可幽囂者而遠凡者。稍上以千人石劔池勝。晦冥風雨寒暄冬夏致各不襲。而月之夕尤皚皚矣。再上以千頂雲平遠堂勝。勝以望遠。故憑千頂雲見西北偏喬章美箭翳之。不甚了了。若得古鍾鼎字。未必盡辨。而意自弘遠。平遠堂則注瞬四天靡所弗際。遠山繡野。俯拾環翔。而虎丘之觀止矣。若夫航船交織。竹肉連引。絃服珠璫。方冠圓趾。來無晷刻。去不籍記。則人之爲也。而非天也。嗟夫。是魁然者丘耳。使列在他郡國。亦樵牧農佃之區耳。而烏足以侈然。予每一登覽。回輒默思他郡國疆里中。欲得此魁然之丘。足芬齒牙。娛耳目者。以比擬之。而不可再也。吾固終無以名之矣。

游虎丘記

武林胡胤嘉

已西北上。附貴人舟尾。滯不得發。先棹小艇。同無回。抵吳閶。時仲秋十二日也。吳人月游虎丘。以八之日始。周旬乃罷。盡月之滿。四方狎客勝流。望期而至。艫帆相招。余適值焉。丘之勝。以石。石如削。成膚理。剝落如凍腐之鱗。裂石之勝。以林木。蔭蔽月。穿其中。掩抑襟袖。漾若菱藻。人挈樽壘。尺蕭寸板。清歌互發。繚繞入雲。不辨竹肉。聽者如堵。如啣枚之寂。然一歌罷。一

歌起。不至凌奪。記吾兩湖中元之夜。差埒之。然人語
囂。襍。終鮮雅音。則茲丘之勝。又以聞歌樂飲矣。

往時登丘木脫。日午一覽幾盡。無復餘興。自謂於此
中無緣矣。今流連永夜。登陟往還。了無倦色。停杯味
月。蕭然有舞雩三兩與黠之意。始知此丘之勝。以石
以林。又得月而奇也。他時客散。境虛。閒涉孤往。此地
自然十倍。嘗疑淵明桃花源之迷津。過作快心語。而
後人悞泥之。余每於幽壑絕境。亦愴怳自謂世外矣。
余在丘首尾六日。主客喧寂。景物華澹。雖非一途。究

則同趣。尤可記者。先兩日雨落如洗。林香石映。自有
異態。自是風日清好。月多殊采。無烟霾晦霧之奪。離
情乍脫。客子始閒。胸中少羈牽之累。皆快心事也。平
人纏綿盡意。真復不偶。十五以前。歌襍語煩。屣脫裙
裂。塲無插錐之隙。座有豪飲之賓。十六之夜。遺香墜
粉。絃咽笛清。每爲淒斷。此後兩日。燈圍舞榭。浮白呼
盧。以候月光。脫木露氣沾衣。登場送酒。繼綵乃去。吳
人所爲善游也。

夫虎丘之為靈也，不可及也。其始於春秋，而盛於晉。晉之有吳，吳之有虎丘，亦猶天之有日月，水之有江河也。夫虎丘之為靈也，不可及也。其始於春秋，而盛於晉。晉之有吳，吳之有虎丘，亦猶天之有日月，水之有江河也。

題虎丘山

唐李翱

凡山居以怪石奇峯走泉深潭老木嘉草新花視遠為幽自江之南而多好山居之所翱之對者七焉皆天下山居之尤者也蘇州有虎丘山則外堆平地入然後上高石可居數百人劔池上峭壁聳立憑樓檻以遠望。

是房上

沈石田先生此圖為虎丘寫而讀先生手書詩與匏翁歌似皆以游靈巖雨興敗而次日得虎丘足之者蓋以靈巖不可雨故也若虎丘則毋論雨它風雪花月之境無不與人宜者余嘗再游靈巖其一亦遇雨委頓返而雨中宿虎丘蘭若汲第三泉拾松枝煮茗得之取所携酒脯從僧雛作起麩餅供賦詩小酌至夜分後猶聞四山歌聲隱隱出簷溜樹滴外若靈巖

題虎丘圖

吳郡王世貞

沈石田先生此圖為虎丘寫而讀先生手書詩與匏翁歌似皆以游靈巖雨興敗而次日得虎丘足之者蓋以靈巖不可雨故也若虎丘則毋論雨它風雪花月之境無不與人宜者余嘗再游靈巖其一亦遇雨委頓返而雨中宿虎丘蘭若汲第三泉拾松枝煮茗得之取所携酒脯從僧雛作起麩餅供賦詩小酌至夜分後猶聞四山歌聲隱隱出簷溜樹滴外若靈巖

題虎丘圖

是虎丘圖
有此當不得二公敗興語也

中... 敗興... 語也... 虎丘... 圖... 潘之恒... 題詠虎丘詩... 吳郡王世貞

題詠虎丘詩

歎 潘之恒

題詠所以貌山水也。不肖胡貌。故余于黃海有代繪之說。今虎丘不乏善畫者。如唐人所詠其相肖幾何。後來之詠雖工。不免相離相遠。故首白公者。開山之府主也。合皮陸者同心之唱和也。紀真娘者風流之領袖也。終以詠物而仙鬼附焉。無顯不揚。無幽不燭。人天之總持。實在茲丘。詩中有畫。吾不能不醉心于唐詠矣。

半塘小志

歛 潘之恒

千佛閣元至正年間建頗傑出今巋然獨存

大雄殿今存者 國初洪武間寺僧南宗重建其西

方殿演法堂廊廡俱燬天王殿山門俱破敗不堪塘

壩空地畝側東舟上人欲築却敵障之支流泊寺者

浚令深入造二橋跨之以憇舟楫仗善禪師血經重

歸殆將有興矣

雉兒塔舊壘石所成規制古秀舊址千佛閣下雲間

牛塘小志
陳繼儒云今王穉登半偈菴中者是余至半塘寺後
惟落落長松而已此塔宜還本處以標靈迹昔廬州
有坐化猫峽中有坐化胡孫李公擇家有坐化蛇章
臯有鸚鵡舍利無爲軍永寧縣有雀棲于庭累日不
去取視之已立化矣至于僧爽聽經之雞生公點頭
之石歷歷載在古冊無足怪者何疑于雉兒塔乎良
由師說法洞入雉兒腹中有情無情總歸一心法界
若干此處致疑便成異類姑語之曰待雉兒重生與
汝究竟此段大事

彩雲橋在寺左跨山塘自天禧四年始建後以官舫
過虎丘增起舊址別建石橋名曰彩雲從里號也
銀杏樹在天王殿前可泉上人房之側本大五抱藤
繞修條鱗次鬣張儼如龍甲而體無枯瘁當夏有穠
陰可庇十乘余題曰龍樹友人太倉王伯詡萬曆癸
卯携子茂才讀書寺中愛其婆娑芟除蕪穢而置欄
楯焉王百谷每就其房招余清淡

松林在千佛閣後僅存百株風濤鼓之如數部鼓吹
晴嵐烟翠映帶閣間儼然宋人圖畫余每泊舟冶坊

濱口對之留連忘歸且得避遊舟之惡氛有詩記事

載集中

濱吳音作
那俗作浜

竹苑在大雄殿西北隅守一上人房最盛余每造之
其徑竇甚窄狹以拒顯貴人惟當容王子猷嘯詠其
下耳

翠幄在寺東東舟上人房合抱樹四五當門游者衣
皆染綠而庭積美蔭如坐翠波中余誦華嚴經其下
有媚客者剪伐長條以破其陰是猶惡蓮葉爲蔽波
光酷敗人意

宋敕賜半塘壽聖院咸淳六年庚午中元日朝奉
大夫集英殿修撰常楙撰記

遊滄浪亭記

宋 蘇舜欽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
時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闢
之地以舒所懷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
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
百步有棄地縱廣函五十尋三向皆水也江之南其
地益濶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
錢氏有國近戚孫承佑之池館也坳隆勝勢遺意尚

存予愛而裴徊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
焉前竹後水水之隅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
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爲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
至則洒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笑野老不至魚
鳥共樂形骸旣適則神不煩遊觀無邪則道以明反思
向之汨汨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
趣不亦鄙哉。



